



初學知要

下

卷
14
63

13
3083
3止



門 13
號 3083
8

初學知要卷之下

貝原篤信編錄

藏書

國書

接物

按朱子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接物之要

敬慎威儀

抑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左傳云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亘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其有禮義也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

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
義立順謂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朱子

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又曰今人身上大節目

只是一箇容貌言語 呂榮公曰後生初學且須

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

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

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熊氏曰氣象不過言

貌二者而已劉寬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

遽色 薛文清曰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

深

愛敬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康誥曰文王不敢侮

鰥寡 蔡傳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

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 薛文清曰處

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

之不可侮慢也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

之不可忽慢 ○篤信曰凡接人以愛敬為道愛是

不惡人仁之發也敬是不慢人禮之實也無愛則

刻薄無敬則侮慢故接人之道溫和慈愛恭敬遜

讓頌並行而不偏若夫愛敬之隆殺厚薄固宜循

其人之貴賤親疎然雖至賤至疎其接之之道不

可不以愛敬

信 論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朱子曰車無此二者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篤信曰信者接人以實之謂是接人之本人若無信僂言行皆虛妄所謂不誠無物也必有信而後可與人接夫接人固以愛敬為道然不出乎信實不欺則其所溫顏恭貌徒為虛飾何足以為愛敬哉

自虛 咸象曰虛而受人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

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伯泰

許平仲曰凡在朋儕中

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自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也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篤信曰自虛即謙也謙不止於接人又平日守身之要也故既見之修身類且接人之閒常以自虛下人為先則聞過受諫而進善得益不少凡與交朋議論之際不須必要伸己而屈人也苟要伸己而屈人則非徒無益于己又取怨謗之道也

不爭 孝經曰在醜不爭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

薛文清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篤信竊謂君子之接人以禮讓故無所爭夫爭才能爭功業爭權力爭意氣皆小人之所為非禮讓之道且取禍之道也

和平

呂氏曰下氣怡色柔聲非特事父母當然凡

處已待人皆當體此六字朱子曰心平氣和則

能言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

傾己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劉安禮云明道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

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一年未嘗見其忿厲之

容朱子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

厚薄所養之淺深矣又曰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

問根本○篤信曰心平氣和是處已接人之要心

氣和平則無情意之偏僻其應物也不忤苟不和

平則其所行不頗僻者寡矣其行雖有中理者其

心既差了其所中理者偶然而已

寬恕孔子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人之

所不能者愧人表記又曰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也家語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韓魏公曰汎交之道與其

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又曰知其小人便

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又曰：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言行錄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東坡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又曰：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諸葛恪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文中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古諺曰：萬事從寬，其福自厚。許平仲曰：以聖賢

望人，則無完人。世範曰：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前漢書王嘉曰：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畧，令盡力者有所勸。薛文清曰：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羅近溪曰：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遵生八牋曰：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二者不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篤信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待人以寬恕，勿責人之不能，要體察人情。

忍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君陳 陳氏曰習忍

至容者不待強忍而綽綽然有餘裕學者當先習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衛靈公 武王書錄

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古語曰莫大之過起於

須臾之不忍篤信曰修身養生者常須體認斯言可不謹乎 呂氏曰忍之

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此處事之本

也 杜牧詩忍過事堪喜 程子曰忿慾忍與不

忍便見有德無德 省心錄和無仇忍無辱 福

壽全書曰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

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

壽不亦宜乎

忠厚 伊訓曰與人不求備檢身如不及 孔子曰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衛靈公 陸宣公曰寧人

負我我勿負人 福壽全書曰自家好處要掩藏

幾分這是涵蓄以養 處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

這是渾厚以養大

嚴和 省心錄曰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

下○篤信曰嚴而和處衆之道也非嚴不可以持

己非和不可以接物故嚴則不失己和則不失人

納諫 湯王從諫不拂大漢祖從諫如轉圜 史記 秦

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 易

夬卦曰聞言不信聰之不明也 韓子曰古之人

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又曰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漢書杜欽曰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篤信曰納諫之一事最為美德人非聖人誰無過只聞過能改則可無過是子路所以聞過則喜也然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則與拒諫何以異焉

規諫

少儀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

疾頌而無譎諫而無驕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

則微言而篤行之

中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

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顏淵篇

賈山曰言切直則

不用而身危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

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又曰凡

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又曰聖人之

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胡五峰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相入信不相及

雖納忠而不受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

惟微示意以警之多退省愧服世範曰諫人之

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

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

遠而有餘味或深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

意而聞者不忤也。薛文清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也。婉，順也。遵生八牋曰：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優游。徐偉長曰：夫酒食人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以彼之嗜之也，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也。曰：憬然錄曰：凡善抹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自行又曰：諫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篤信曰：事君及親戚朋友有過，則可從容微諫，不可姑息隱容，又不可抗顏發過，而取忿怨。夫諫爭論說不枉是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所尚也。然若太厲聲

色，不顧避忌，諱是在狂妄之人所為，徒增君長之忿戾，而無益事聖人取諷諫誠有以哉。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矣，是皆諫人之道也。諫人豈可不知其道乎？不知其道而妄諫之，所以無益于人，而自取辱也。亦有雖未信而不容不諫者，不可執一而論也。

自反 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史記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古諺曰禦寒無如重裘息謗無如自修王昶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倦且怠皆誠不至也呂東萊曰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朱子曰人見人常明見己常暗責人常急責己常緩若拽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薛文清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又曰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士人嘗動氣責人王守仁做之曰學

須反己勿徒責人能反己方見己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韓非子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遠小人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程傳曰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薛敬軒曰防小人密自防又曰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知人智之 臯陶謨曰知人則哲明也 能官人 子曰不

患人之不已知而學 患不知人也 樊遲問知子曰知

入顏淵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堯曰朱子曰言

之邪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衛靈

又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 又曰有

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呂氏曰言毀譽之言未必

憂喜觀人者不可 列子曰聽之於未聞察之未形

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

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

謂之明乎 鄒陽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

與不知也 韓詩外傳曰有諍氣者勿與論故禮

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

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 魯仲連曰物舍其長

之也於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戰國策 陸賈新語曰

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所長 朱子曰觀人不於

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知其所安之實也

又曰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又曰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

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薛

文清曰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又曰聽言視行知人之良法 王觀濤曰雖強欲知人而不能律之以自然之則非以喜怒徇吾之志卽以毀譽徇人之情何以知之 家語曰已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通 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羅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遵生八牋曰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魍魎而猖狂 皇明通紀曰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

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篤信竊按知人是帝堯之所艱衆人之所當審察明辨也不可以一言一行輕毀譽於人又不可妄信人之毀譽而輕是非於人顧其實奈何而已大凡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以其所不能捨其所能不可以其所能信其所不能孔子之視觀察孟子之聽言視眸子皆是知人之法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不能辨君子小人倒置失處夫知人與不知人一身之安危家國之興亡繫焉可不用心乎用人不廢一善蓋求備于一人則恐天下無全才是爲棄於才然佞奸者雖有才能復君子之

所不容也。凡短於才者，或優於德；富於才者，多歉於德。且有才高而識暗者，有才鈍而識明者，不可不察焉。夫才者，人之所悅；德者，人之所憚。古來佞人多舉用，正人多沈淪，以是也。○按司馬溫公嘗以才德之短長，有無論於君子小人。然明儒趙天麟廣其說曰：選用之法，莫貴於德，莫急於才。才德兼全者，大丈夫也；德勝才者，君子也；才勝德者，豪英也；有德無才者，淳士也；有才無德者，小人也；才德兼無者，愚人也；淳士以上，四德皆所當用也；小人、愚人皆所當棄也。篤信竊謂用人之道，苟不能得四德而與之，不如用愚人。蓋小人能傾覆人之

國家，如愚人其為禍害不至如此也。○篤信竊謂孟子視眸子之說是觀人之要法，又藻鑑之要訣。學者平日宜以此法試察，熟視庶乎不能掩其善惡。大凡人之知，愚淑慝，奸直貪廉，才不才，壽夭貴賤，皆著于眼目。眼目是五藏精華之所萃，心性之先見者也。素問曰：人有德則氣和，于目益。又視眸子之法也。

治體 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臯陶謨 陳氏曰：君道在知人，安民兩者，知人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 又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大禹伊訓曰伊尹述湯王之盛德以訓大甲居上克

明為下克忠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人臣之德莫美於忠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積累之勤茲亦難矣

說命曰無啟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遜之意無恥過作非

過誤出于偶然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

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緇

衣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

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陸宣公曰民者邦

之本財者民之心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

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司馬溫公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

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范祖禹曰

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

餘又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

後存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又曰為治者唯

能省力役薄稅歛務本抑末尚檢去奢則均天下

之本也朱子曰為大吏復須求賢才去臧吏除

暴斂均力役草木子曰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

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

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又曰平天下章以用人

理財兩者為說蓋用得其人則上下皆安財得其

理則大小皆足。明太祖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又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卽教化之得失也。明太祖訪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于正心，而正心之要在懲忿窒慾而已。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曰：善。薛文清曰：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篤信竊謂學者專務固在修己，然君子之學以治人，濟物爲居多，故不論得志與不得志，槩不可不爲經濟之學。欲爲經濟之學，以經傳爲本，以晉古爲先，朱子綱目之有裨此學，其功不少。真經世之大典也。其餘如本朝國史律令格式等及范氏唐鑑、真氏大學、行義丘氏行義補、經濟類編、名臣奏議、明政法錄、大明律、博物典彙、荒政要覽、康濟譜等，亦皆可考。且諸子百家之言亦宜該通，蓋天下之事非博學洽聞則不能旁通，其情理而處事接物之際不免有迷錯偏僻之患，何以能可酬酢于事物無窮之變乎哉。

克明 大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心必求諸非道

篤信曰好佞諛惡規諫者庸人之情也譽己者遜吾心而好之規己者逆吾心而惡之則諛者至諫者默志自滿而惡日長可不戒乎易明夷象曰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程傳曰君

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蒞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

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

明也若自任其明無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無

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蒞衆之道適

所以為不明也篤信曰古諺云不癡不家語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管子曰目貴明耳

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

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

輻湊並進明不塞矣言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資

輻湊又曰明主兼聽獨斷篤信曰兼聽則知之

苑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

通何國之治也鄒陽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前漢

書徐偉長曰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

敵於天下魏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明太

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古語

曰用人者昌自用者亡大陸宣公曰君人者以衆

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心一事不

得其理孜孜訪問惟善是求豈但從諫弗弗而已

哉蘇東坡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范

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明太祖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為明 薛文清曰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是實又曰為政通下情為急又曰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又曰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明陳音保治疏曰臣聞養君德之要莫先于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问好察成湯之

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

愛人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梁惠王 下篇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宋主問治世養身之術王昭素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一命猶然況居大位者乎 朱

子門人李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官有位為職事
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 真西
山云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民之心與父母保赤
子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
仁也 方孝孺曰己之溫思人寒己之安思人艱
又曰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
身之所居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

用人 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 陽貨 集註云利
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
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又曰放鄭
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
之志殆則能變亂是非
此二者為邦之大戒也 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有賢

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 說朱子曰夫勞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 迪吉錄曰
天下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
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一邑受澤
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

教人 說命曰惟教學半 蔡傳曰言教人居學之
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
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劉氏曰教人之功
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修己所以立其體是半
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是半○學記曰教學相
長也 陳皓曰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為長益也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教之以誠也立必正方不傾

聽敬也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

豫者先事之謂七年男女不同當其可之謂時時者

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之類不陵陵犯也節如節

十三學舞勺成童舞象之類而施之謂孫順也謂不教幼者相觀而善之謂

摩相勸而進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

而不勝言不豫也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言不順

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言不孫也獨學而無友則

孤陋而寡聞言不摩也燕刃逆其師燕私之歟燕辟廢

其學燕遊邪僻必惑外誘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論語子

曰不教而殺謂之虐集註虐謂殘酷不仁堯韓

子曰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

以補其不足者也許魯齋曰敬敷五教在寬則

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須

嚴密然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

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

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難遽以強之也

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

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

當於其所短魯齋之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蔽

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

之家頤曰人生至樂莫若讀書至要莫若教子

月令廣義曰奴僕無能從容教誨他若有才不
服事爾

按朱子以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論語衛靈公朱子曰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

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

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

為本○篤信竊謂君子處事之序當如此程朱之

所說宜玩味

執事敬論語子路篇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

變○篤信曰凡事敬則立不敬則敗敬者存心而

不苟事之則也

敏於事慎於言論語朱子曰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

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程子曰敏於事

勇於行也頤卦象曰慎言語節飲食程子曰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

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福壽全書曰言

語之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薛

文清曰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

者鮮矣又曰一言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又曰慎

言慎行是修己第一事○家語曰終身為善一言

則敗之可不慎乎○揚子雲曰言輕則招憂○篤

信曰言行二者比較而量之言者常多而行者常少矣且言之易行之難言豈可不慎乎行豈可不勉乎夫一言妄發駟馬難追可不慎乎

慎終于始太甲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象卦

蔡仲之

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窮蔡傳云惟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易緯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

繆以千里

張思叔曰作事必謀始

呂氏官箴

曰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

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薛文清曰凡事皆當謹始慮終○篤信曰為事之

始輕率苟且則必多過誤後來不在悔故將做事

須熟思精詳庶幾乎寡過寡悔

勤謹和緩張觀之言

朱子嘗教其子曰勤謹二字循之

而上有無限好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篤

信曰處事居官須用此四字勤以從政謹以持身

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蓋為事固宜敏不可怠慢然

為之急遽不詳則必不免有過失須徐緩而後寡

過故程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張觀亦曰

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陳選曰蓋緩非迂緩不及

事之謂乃從容不忙迫之謂耳是皆尚緩之謂也

矜細行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旅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

於垤蹟蹟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

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賈

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

無傷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後漢書曰忠生於所忽禍發

細微胡致堂曰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

薛文清曰能勤小物為學之切要又曰一語一

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

又曰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

處之又曰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韓非

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篤信

德者不必止大事然則細行亦豈可不矜哉且洒

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其理一般聖賢遇事大小皆

以全身精神應之是則執事而敬也善射者雖十

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獅子捕兔捕虎同用全力

是可為矜細行之譬

明斷 胡文定公曰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朱

子曰非明則斷無所施非斷則明無所用薛文

清曰處事明為先斷為後又曰處事有二法知以

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篤信竊謂不

先之以明則見理不明處事迷錯不次之以斷則

悠悠不成事是見義而不為無勇也須要明斷相
須而全善

自信

左傳古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淮南子

曰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程子曰人當反己

何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又曰自

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薛文清曰人

當自信身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

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又曰己未善人譽

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怒又曰人能自信

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又曰人譽之使無

可譽之實不可為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

不可為之加戚惟篤自信而已○篤信曰古昔聖

賢未免於小人之誹豈今人以小人之毀譽可為

喜愠哉只要內省不疾而已大凡世人之毀譽不

當其實者常過半矣然則自修者不可妄以是為

欣戚論人者不可遽以是為取捨自修者須省察

己之臧否之有無論人者須詳考彼之淑慝之虛

實若夫小人無忌憚居而不疑與君子自信不可

同日而語是亦所當辨也

耐煩篤信竊謂學者能耐煩則世間之事可做呂

氏童蒙訓曰鹵莽而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明費

元祿曰耐煩二字最妙能耐煩天下何事不可做

此之言子弟之輩宜服膺

熟思審處 孔子曰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程子曰思慮當在事外 呂榮公曰先輩作事

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畧 呂氏官箴曰前輩嘗

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

自出不能中傷 古語曰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

薛文清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

後錯了真名言也又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

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篤信竊謂凡處事須

熟思審處是寡過寡悔之道也可為居官處事之

法苟不如此則雖有聰明之人不過者寡矣將不

堪悔恨古之君子之處事也不輕易常從容悠緩

如不及時者是非謀慮之拙鈍又非怠惰而遲慢

蓋不如是則雖賢者不能無過予嘗觀善基者其

每下子必安詳寬緩而不輕易熟思而後下故其

下也遲既下則得其處而不可動移皆適其可而

無有差錯是以能勝人而人不能敵學者之於行

事苟熟思詳處如是則可以當理而寡過矣

思患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

防之 逸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鄧析子曰心

欲安靜慮欲深遠心不欲躁慮不欲淺 鬼谷子

衛靈公 左傳

曰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篤信曰君子方無患之時常思患而豫防之則終無患矣知時宜 中庸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

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許東陽曰居今

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 王觀濤曰道字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古今若復古之道却是美事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

俗 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孔子

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吾居魯衣逢掖

之衣居宋冠章甫之冠篤信曰皆是合土宜順方俗之道也 程子曰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 朱子曰

使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

為之也又曰禮時為大 朱子愛說恰好二字云

凡事自有恰好處○篤信竊嘗著時宜論曰古今

之變替不同而倭漢之習俗亦異不可通行故君

子視其時而通其變順其土而行其宜若夫綱常

倫理是古今華夷之常經也雖萬世之久四夷之

遠不可變易矣如禮法制度固有宜乎古今通行

者亦有宜於前古而不宜於後今者故古法固不

可廢而亦不可必拘泥苟執守乎古法而不合時

宜可謂之知乎夫禮法制度有華夷古今之異宜

隨處隨時而不相同者自然之理也古之制禮者

其始固莫不宜於當世其後久而不能無弊者時
變使然也是以雖三代聖王之制又迭相為公革
損益而不必因循者順時世之遷替與民俗之汗
隆而變改之也蓋子刃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
易服色殊徽號之類可見況我邦之距於中國
幾千里今世之去往聖幾千歲其俗絕異其特懸
隔今之學者往往不察於方俗時變妄執中華上
世之禮法無所斟酌去取果為可行之本邦是
不知順天應時之道雖欲效古之迹亦私意妄為
而已譬如不知舟車之異且於水陸裘葛之殊用
於冬夏豈可為識時宜乎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
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是世俗之所以誅惡
於儒術而聖學之益湮晦也

政事 周官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又曰

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左傳○篤信曰臨下之道固貴寬不宜煩擾

苛察然過寬柔則威嚴不行法禁廢弛宜寬

猛並行而相濟小人之情緩則驕急則乖故孔子

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苟悅曰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

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

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

惡 范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

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 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薛文清曰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之事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篤信曰有法者如後世律令格式所載有法例之謂也 程伯子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裕 行或問為政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又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又曰為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

理財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蘓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以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 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黃道周曰蓋以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繫焉是故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

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 篤信曰用
入理財是二者有國家利民生之要務蓋不謹用
入則不能行政治民不勤理財則不能保家養民
故大學以是終篇用人之方在知入理財之方在
守儉二者闕其一則不可也

清心省事

呂氏童蒙訓 陳選曰清心謂不以
物欲累心者事謂不作無益之事 薛文

清曰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又曰循理則事自
簡又曰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
不為所不當為耳 郭仲晦云處事當以簡易簡
以制繁易以制難乾坤之大而萬物由其宰制者
不過此也且以用兵言之韓信之兵多多益辨唯
是一簡字

功業

周官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蔡傳云崇其功
者存乎志廣其
業存乎志

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陳大猷曰
事之所成為功職之所務為業如士業於學學問
思辨皆學業至於道充
德備則學之功成矣 孔子曰敏則有功 說苑

曰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篤信曰
是所以

功業之成也 荀子曰其為人也不多暇日其出人也
不遠

矣言飽食終日而不
學豈能過人乎

警戒

總論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
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季氏集註曰得貪得也隨時知戒

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 張忌叔座右銘

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

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

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

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

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右朝夕視為警 遵生八

牋曰毋偏信而為奸所欺毋自信而為氣所使毋

以己之長而形人之短毋以己之拙而忌人之能

四忌銘曰著書忌早多誤處事忌擾煩擾則亂

立朝忌巧巧者多禍居室忌好嗜好多則傷財

不敬 武王席銘曰安樂必敬真西山曰安樂則必易息息則必有悔曲

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篤信謹按

人心一息之間不在天理便在人欲然則一念一

事不可不敬

不孝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孝經

朱子曰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

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戒也 篤信曰夫孝

者百行之本也故人而不孝則其本先絕矣雖有

他善行良才不足觀而已矣

矜高 顏氏家訓曰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

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

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謝顯道與

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明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薛文清曰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

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篤信竊謂謝上蔡去矜一矜字可謂立學問之基矜傲之別名也傲者天下之凶德纔傲意氣便驕聲色亦厲自處便高視人便下不能聞過能改從諫虛受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故傲則雖有善能喪之傲之反爲謙謙者天下之美德也學者先須存這美德除這凶德而後進善從義不然則才學雖進聞見雖博徒增益私智邪慧而已古之聖人其德侔天地其功蓋天下無纖芥之矜高況今凡庸之人以斗筭之材自矜傲乎人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異于毛獸之角爭牙齧禽鳥之嘴喰距蹴乎蓋古之

君子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不得者皆以吾分內事也。大凡傲慢者害德招禍，其失有三：一曰矜己之有才能，侮人之無才能；二曰好顯揚人之過失；三曰未信而妄諫，人蓋侮人之無才能，則人亦掩吾才能，顯揚人過失，則人亦誹謗予之性行。未信而諫，則人以為謗己矣。皆是害德招禍之事，須禁遏之。

刻薄 楚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田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 薛文清曰：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篤信曰：刻薄是仁厚之反，非獨殘忍貪暴而已。如惡不仁之甚，亦是也。皆所當

戒也。

剛愎 篤信曰：剛愎亦傲者之事，聞諫而拂戾，聞義而不服，則無改過遷善之心。天下之凶德莫大於此。易所謂何校滅耳，聰不明也。是學者之所當大戒也。

暴怒 君陳曰：勿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程子曰：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趙清獻公曰：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許魯齋曰：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篤

信曰他人做事苟有不可宜從容詳處若急迫譴責則不徒於事理有違戾又恐損傷於和氣妨害於心術或有惡言相激非禮相犯尤所宜容忍也凡學者於這等事最當著力

怠惰 程子曰懈意一生則是自棄自暴○篤信謂怠惰乃衆人之通病精勤是衆人之良藥故志士常情時愚者常廢時夫人勤則百事成成而百福生焉惰則百事成廢而百禍至焉何也衆人惰則不能為良士臣子惰則不能為忠孝進修惰則不能成德業習讀惰則不能進才學豈止如是而已哉農夫惰則不能有秋工商惰則不能免饑寒故

古人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是以君子日夕進德而不怠良民晝夜務業而不息

不愛敬人 管子曰王者以民為天漢書曰天者人資而生者也

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篤信竊謂人與我本同氣故曰民吾同胞對人隨其貴賤親疎宜仁厚恭敬不可刻薄傲侮天貴賤親疎其分固殊然愛敬之心不可不各順其差等而施焉是厚人倫之道也如衆人姑舍是世之學者往往以責人求備為事故褊狹刻薄而不愛人傲慢無禮而不敬人此非厚人倫之道苟如此則不

如無學也

驕侈 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
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蔡傳曰貴
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
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
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
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吝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足觀也已 泰伯 程子曰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
者也 劉基曰人有積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
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者為愚一也 方孝孺曰

聖賢非為己設也所以為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
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 善誘文
曰儉之中禮人皆悅服儉之不中禮人皆鄙之故
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謂之鄙夫儉美德也
為國家守分為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嗇傷雅
道刻薄斲元氣此老子所謂多藏厚亡可鑑也 陳眉
公 ○篤信曰世俗不知儉之與嗇之分往往誤認
儉德為吝嗇蓋薄於俸己是儉德也薄於惠人是
吝嗇也吝嗇則輕禮義重貨財且奉親菲薄使下
慘刻視人之窮而不能賑受人之恩而不為報積
而不能散滿而不知施所謂守錢之虜耳何以能

為善乎程子之言宜也哉蓋君子重義故輕財以
 周人之急小人重利故吝財不能賑人之窮其所
 貴重異也大凡天之授人以才學與貨財也豈唯
 厚其人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然則有才學
 與富財之人當務於教人施人不可背戾于天命
 也苟背戾于天命則恐難免天之譴責可不畏乎
 妄毀譽 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衛靈公又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貨陽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子貢曰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馬援誡兄子書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
 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范文正
 公謹默口不言人過范蜀公亦然可以為法慎言錄
 荀子曰傷人言甚於矛戟況形紙筆乎此最可戒
 邵康節曰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峯曰
 以反求於己為要法以言人之不善為至戒 劉
 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
 未廣涉世淺也 許魯齋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
 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
 要久遠歲月顧奈何而已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
 他為毀譽後來難收拾 薛文清云在古人之後

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篤信曰許魯齋之言可為妄為毀譽者之戒大
 抵人之過有出于稟賦而不可奈何者所當憫也
 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也有出于不識者所當恕
 也有似過而非過者所當察也此皆不可誹謗況
 人之心裏不可測事之情勢不可知豈可不察其
 詳而妄為毀譽乎若妄意為誹謗而其言不當即
 是吾之狂妄愚暗可恥之甚也夫譽人而不當其
 實尚為不知人之過況毀人而不當者乎毀之當
 其實亦尚不免為刻薄況不當其實乎今之學者
 往往好談人之短以誹謗古今為務還不務反身
 修德聞者亦效其尤習而不察凶德莫大於是且
 黨同伐異是亦私意之甚者卻不如不讀書人學
 者當戒慎之古人不議前輩之短此忠厚之道學
 者可法之古語曰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
 此言最是

多言 子曰辭達而已矣 衛靈公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
 者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多言害道又曰辭達
 則止不貴多言 家語曰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
 可不慎乎 文中子曰禍莫大於多言 傅玄口
 銘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朱子曰此語先輩會用
 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徐偉長曰君子非

其人則弗與之言。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
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
足爲身累。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避小人
之禍。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不慎密。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
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韓非
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好名。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
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
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大抵爲名者。
只是內不足。韓退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而學子曰。不患

莫己知。求爲可知也。仁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

其不能也。憲問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

知也。衛靈公篤信曰。學者須務求於在己者。不可

有願乎外之意。論語之中。右四章其意大率相類。
聖人反覆屢言之。而致其意如此。學者須著意自
省悟。聖人豈非欲學者務其實。而不要近乎名耶。
今人唯患人之不己知。而不患不知人。倒做工夫。
了不誤乎。○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
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留青日札○篤信竊謂天下莫
貴於道義。故君子有殺身而成仁。其次可愛者。非

吾身乎名與利外物也不可與吾身比較然衆人忘其身而徇名者多矣可謂頑愚也老子曰名之與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張魯叟云爭浮名者得之數少失之數多斯言俱可爲世俗之誠黃履翁之言最中世儒求道學之名者之膏肓益求道學之名者必好奇立異行偏僻過甚之事爲顯然夸耀之行而欲取時譽與後名是以乖時宜拂人情故世俗驚怪而惡儒術者由此也

好事 司馬溫公曰士君子處己只應於多事中求省事不應於無事中生有事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無過中生有過 薛文清

曰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一生事端 古語曰事不干己分毫休理

玩物 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明道先生曰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張魯叟云寶玩物者藏之日多賞之日少爭浮名者得之數少失之數多 古語云有一物添一累 ○篤信謂好事玩物有三費一費功二費財三費氣是人欲之無窮者可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

財害民者職此由也且子弟之輩志淫好僻不可
不誠而禁之大凡好事玩物者為分外之冗擾學
者只須勤分內之事業做分內之娛樂
間思雜慮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
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篤信曰雖學原乎思然而間思雜慮太有害于
心術或因是生心疾者有矣學者須使胸次泰然
無事以要待有用之思慮應接
自用 大禹謨舜稱堯曰替于衆舍己從人○仲虺
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
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板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朱
子詩傳云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
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孟子稱舜曰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公孫丑上集註曰善與人
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以善爲天下之公理與天下之人同之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也己未善人有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
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解樂字而取之於己謂取彼之善而用之
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曰舍己從人最
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
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

是處不貴徒執己自用。陸象山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方孝孺曰：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然則其所恃以為聰明者，乃愚之甚者。篤信曰：古語曰：用人者昌，自用者亡。豈翅為治者如此而已乎？為學者苟執己而不取於人，雖與聖人同居而無益于身，所以貴舍己從人，以為善也。夫恃己之聰明而自用者，其始也出于愚，蓋因不自知其愚也，其終也成於愚，蓋因不能聞義，徒也。方孝孺以為愚之甚者也，其言可謂信也。

不慎微。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谷永曰：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六韜曰：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後漢書曰：禁微則易，禁末者難。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而潰。董子曰：盡小者大，謹微者著。司馬溫

公曰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朱子曰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陳眉公曰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點檢

忘恩

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說苑簡子曰唯

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袁采曰夫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史記禮書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降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明楊繼盛曰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于君其宮室飲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于天文中子曰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篤信曰報恩之一事人道之最要者也忠孝亦是報恩之道也史記三本之語樂共子民生於三之言宜顧念之天覆地載父生母育君食聖教師導是皆於吾有罔極之恩豈可一日忘之哉材懶皆知報本若忘恩背德者

不如豺獺也。每日須省念，所以報君親，與所以報天地聖師，蓋忠孝順事奉教之志，不可一日怠廢也。

好殺。篤信曰：天道好生而惡殺，故君子當奉若于天道而好生，惡殺天地之於人也。萬物之中最爲靈異，所以爲天地之子也。吾之於民也，一體之中最爲親切，所以爲吾同胞也。豈忍以私忿怒殺之乎？世間有好殺人者，雖非冤殺之，往往皆無後。或雖有子，不夭折者鮮矣。且古語曰：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今見爲將不好殺者，有後好殺者，皆不能保其子孫。天道之惡殺於此，乎可見矣。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滿天地之間者無非己，則可無所不愛。然如禽獸魚鼈爲賓客，與保養不得已而殺之，何也？蓋惟人萬物之靈，故受萬物之養也。宜矣。且愛物之理一，而施物之分殊。博愛之者，理之一也。宜殺而殺之者，分之殊也。然殺之有禮。古雖君大夫無故不敢殺，且植木禽魚取之，有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螫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死天不覆巢，數罟不入汚池，是聖人之政也。禮記曰：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自剪也。然聖人亦不得已而釣弋，則釣而不網，弋不射宿，是仁人之心也。高柴啟螿不殺方。

長不折宋曹彬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
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
葺曹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
可傷其生是皆可為法也
求滿禮記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說苑云衣成
則缺衽宮成則缺隅示不成者天道然也胡廬
山曰凡事必使可加酒飲微醉花看半開正此意
今人求滿足必到無可加處不知世閒到無可加
處便可憂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
常有此不足處便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
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責人容己 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淵韓退之

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
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
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張橫渠曰責
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入學之至也葉平岩曰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
皆非在我者皆是以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而不必
咎人矣沈道原曰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
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
道故君子責己小人責人螢雪叢說曰責己不

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 省心錄曰以
 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薛文清曰日省己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
 篤信謂人各有能有不能苟以吾之所能責人之
 所不能雖堯舜之知有所不及于愚者古人曰以
 吾之所能責人之所不能取怨之道也
 志小氣輕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
 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
 為己學

好神怪 谷永曰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
 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
 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皆姦人
 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
 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
 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不知禍福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湯誥曰
 天道福善禍淫 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大甲曰天作孽猶可去
 自作孽不可追 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繫辭下曰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

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
 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家語孔子曰：為善者，天報
 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孟子曰：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離婁上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
 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篤信謂愚者之所為皆如此樂所
 以亡者而不容人之諫可謂聽之不聰也。譬如捨良藥而不服，却食砒附而斃。左傳
 身也。柳子厚所作李赤傳其意亦如是。莊子曰：為不善於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得
 而誅之。史記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

破人。正義曰：人眾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
 凶，亦破於彊暴之人。漢書枚乘曰：磨礱底厲不
 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
 惡，有時而亡。歐陽永叔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司馬溫公曰：祖父有德，子孫
 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
 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
 德，以益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事林廣記曰：善
 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無報，時節未到。薛文清
 曰：天道甚可畏，感于此則應于彼，但有淹速不同。

耳。世範曰：天道好還。淮南子曰：有陰德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賈誼新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之以福。東坡三槐堂銘曰：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篤信竊謂善惡報應之說，古昔聖人屢言之，既昭明固不可疑也。然善者不必福，不善者不必禍，因茲後人惑者多矣。太史公亦疑之，東坡三槐堂銘引申包胥之言，辨之精確，可謂千古之定論也。聖人豈欺我哉？篤信嘗著善惡報應論曰：天道者，民之司命也。故人之吉凶禍福，皆天之所命，而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報之以禍，是天道之常理。古今和漢之往迹昭昭，而可見矣。故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語亦曰：天道好還。嗚呼！天網恢恢，而不可遁。天道真可畏哉！是必然之理，甚

昭晰人之所當聽信畏服也是以古聖賢朝夕只
視上天在眼前而監臨故其敬畏自不能已常承
順天道罔不祇肅庸人昧此理不知天命而不畏
放縱而無忌憚其惡積而不可揜其罪大而不可
解可勝哀哉且夫人物者天地之所生天地愛其
所生猶父母之愛其子然故愛育人物則天心喜
焉天心喜則必有福報猶愛人之子則其親悅然
豈不勝詔事于淫祀佞媚于浮屠而妄為禱祠求
福祿乎子曰丘之禱久矣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者此之謂也傷害人物則天心怒焉天心怒則
必有譴責猶傷人之子則其親怒然豈禱禱禱祀
而所能免其禍乎夫子曰獲罪於天則無所禱者
此之謂也小人不知此理暴殄天物而不畏害虐
人民而不仁妄諛禱神佛而傲倖於福祿夫謂之
神者至公而無私至明而難欺豈可享非禮之祭
而私之以福乎若以諛祈享非禮之奠能轉移禍
福分明是人世貪官也何以爲神哉萬萬無此理
可謂頑愚之至也孰若行陰德愛人物而合天心
之爲勝乎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是君子之所
以求福之道也然而君子之道無爲而爲義之所
當然者爲之而已豈有心爲求多福哉
右不敬以下凡二十七條皆爲凶德有一於此則

害其德者不小須警戒而痛去之

初學知要卷之下

格

元祿十一年戊寅仲秋吉辰



寺町五條上町

葛西市郎兵衛

和漢
西洋

書籍賣捌處

大阪心齋橋博勞町角

群玉堂河内屋

岡田茂兵衛

